

散文集

落满尘埃的旧事

luo man chen ai de jiu shi

梁訥言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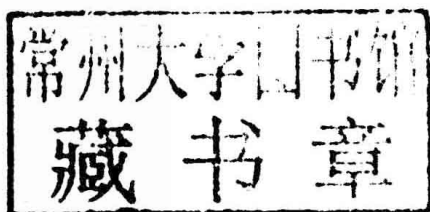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落满尘埃的旧事

梁讷言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落满尘埃的旧事 / 梁讷言著. -- 北京 : 中国文联

出版社, 2017.2

ISBN 978-7-5190-2559-5

I. ①落… II. ①梁…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31775 号

落满尘埃的旧事

著 者: 梁讷言

出 版 人: 朱 庆

终 审 人: 金 文

复 审 人: 王 军

责任编辑: 郭 锋

责任校对: 王洪强

封面设计: 丁 瑞

责任印制: 陈 晨

出版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125

电 话: 010-85923033 (咨询) 85923000 (编务) 85923020 (邮购)

传 真: 010-85923000 (总编室), 010-85923020 (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clapnet.cn> <http://www.claplus.cn>

E - mail: clap@clapnet.cn guof@clapnet.cn

印 刷: 廊坊市鸿煊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鸿煊印刷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880×1230 1/32

字 数: 320 千字 印 张: 12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90-2559-5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言

旧事飘逸乡愁

谭 谈

与讷言相识好多年了，还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我的家乡涟源主办文学创作学习班，我被喊回去讲课，在听课的那群文学青年中，就有讷言。只是当时他“认识”了我，我尚不“认识”他。好多年后，我们在风光秀丽的涟源白马湖边兴建了湖南文艺家创作之家，为了创作之家的植树绿化事宜，我们向涟源园林局求援。很巧，已是市城建局副局长的讷言，正好分管园林局的工作，他给了我们很多的帮助。此后，我们的交往就多了。

某一天，他交给我一篇短文，写的是涟源老城的事，文笔

流畅，也极有情趣。我推荐给省里的一个刊物，不久就发表了。从此，我时不时在报刊上读到他的作品，一晃，二十来年过去了，我已年逾古稀，他也快入花甲了。最近，他告诉我，想把往日写下的这些短文结集出版，希望我在前面写几句话，盛情难却，友情难忘，我爽快地应允了。

人生是一段旅程，一个人在这段旅程上走过五十年、六十年，总有不少难以忘怀的往事、趣事想对人说，且这些往事、趣事里，融进了你对人生深深浅浅的感悟。这些，如一个一个光团，浮现在你记忆的河流里，使你忍不住地拿起笔来，把它描绘出来，倾诉出来。今天看起来，这些都是“旧事”了，然而，在这些“旧事”里，有自己对童年的怀念，对故土的爱恋，对亲人的感恩，对人生的感悟……这些，这些，不就是乡愁吗？

不错，讷言的这些“旧事”，虽然落满尘埃，但却飘逸着浓浓的乡愁。

写下这么几句话，算作序言吧。

2015年9月5日 长沙

目 录

序 言.....	3
旧事飘逸乡愁.....	3
怀旧篇.....	1
怀想老火车.....	2
蓝田往事.....	7
远逝的松柏园.....	12
寻访古茶亭.....	17
蓝溪桥记忆.....	20
桥边的老井.....	28
儿时的柳家湾.....	30
遥远的纺车.....	34
老家的石拱桥.....	37
江湖郎中.....	40
张炉匠.....	44
爆米花师傅.....	48
老电影院.....	52
父辈们的陈年旧事.....	57

这方山水好养人.....	60
游记篇.....	63
向往远方.....	64
九寨沟，靠近天堂的地方.....	66
鄂尔多斯——这片盛产英雄和史诗的草原.....	71
李庄，一座让人想感恩的小镇.....	76
华山，我用生命走过.....	81
一个不老话题，在平遥反复述说.....	87
红尘疲惫，就朝乌镇走去吧.....	91
莫高窟，曾经的恢宏与卑微.....	94
看一眼梅里雪山，此生无憾.....	100
东江雾.....	104
落寞的古城堡.....	109
苍凉雁门关.....	114
丽江访古.....	118
丽江逗留.....	124
生死天梯路.....	128
夜宿中虎跳.....	133
天涯流浪客.....	139
走近南街村.....	143
牛气十足的袖珍民族.....	148
今生走向阳关道.....	152
上甘棠，千年八卦古村.....	156

大山深处的五宝田村.....	161
往事篇.....	167
落满尘埃的旧事.....	168
那些歌声永不消散.....	174
过去的时光.....	177
修车的故事.....	180
人生岔路口.....	183
那一顿午饭的感动.....	187
闹 腾.....	191
打 赌.....	195
前世今生的心约.....	201
感受孤独.....	204
有情有义的日子.....	208
戏说戒烟.....	215
卖凉薯的老人.....	221
城郊的龙须山.....	225
那一炮石破天惊.....	231
每天都是个特别的日子.....	243
风水轮流转.....	245
一路东行.....	250
两棵与村庄兴衰有关的树.....	256
一连虚惊两场.....	260
我的砍价绝活.....	264

被挡在奈何桥边.....	269
当年去深圳.....	273
了不起的堂兄.....	278
两次登机遭遇.....	284
一位老人走了很久，我开始怀念.....	288
曾经很爱玩篮球.....	293
这件衬衫不打折.....	299
人物篇.....	303
饥饿的文人.....	304
五百年前，有位官员夜宿驿站.....	311
民国几个有味道的旧文人.....	314
三老倌卖豆腐.....	319
逃离红尘.....	323
较 量.....	330
一包红枣.....	335
出趟远门.....	339
怀念爷爷.....	344
久伏的鸟儿要高飞.....	354
那颗困惑的灵魂.....	362
杨博士小传.....	367
后 记.....	371

怀 旧 篇

怀想老火车

当我们对某种东西产生怀想和思念时，往往是因其已经消失，或者远离。

现在我想说的，是那种旧式的蒸汽机火车，我们称它“老火车”。

其实，老火车的最后消逝距今还不到四年，我却开始怀想它了。

今天，在这个油菜花开得十分热烈的黄昏，我散步来到蓝田西郊的铁路桥上。

桥东两百米外是我读书发蒙的光明小学，桥西不远处就是我儿时的居住地柳家湾，家里与学校隔河相望，而上学却要绕道跨过那座很有名气的蓝溪桥。我费这么些口舌，就是想说，儿时，我就整天在这一方天地折腾，这里有足够的空间盛下我那时所有的快乐和忧伤，有足够的时间让我任意地挥霍。

当我百无聊赖地游走于铁路桥边，突然，传来一声尖厉的汽笛声，旋即，一辆电力机车从身边飞驰而过，对于这个红外壳的怪物，我有一种陌生的不顺眼的感觉。它过于精致，完美得毫无情趣。总觉得，火车就应该是那种外形粗糙，笨重庞

大，伴随有浓浓烟雾和蒸汽喷射才合理。

今天，我所驻足的铁路桥，是一座五十年前修建，早已闲置废弃的老桥，它只属于蒸汽机火车，十余米外才是电力机车整天往返不停的新桥。

老铁路桥曾历经沧桑，它始建于1936年，两年后正式通车，是通往黔滇的军事要道。通车不到四个月，也就是1939年6月，为防止小日本沿线西侵，湖南省政府奉令“毁路抗日”，老桥连同本县境内的火车路基被毁坏殆尽。至1958年，本县发起一万多民工，历时三年再次修建通车。

说起来，我与老火车是很有机缘的。

记得上小学不久，就遭逢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因老辈们的历史问题，我在学校自然就屡受歧视，为躲避那种轻蔑与鄙视的目光，为找寻一份简单的快乐和自在的天地，我选择了逃学。当然，逃学的肯定不单有我，柳家湾的谭子杰、厥再兵等比我更甚，臭味相投，我们自然就成了莫逆之交。

于是，我们几个拉帮结伙，在柳家湾的青石板巷子里横冲直撞，在蓝溪桥上惹是生非，在河岸边爬坑上树，在河里用“狗爬式”游水，双脚“扑通扑通”踢打得水花四溅。玩累了，就在铁路桥边一块长满青草的地坪上东倒西歪胡侃乱吹。

有时，我们会远远地望着火车站，只要哪个火车头喷出滚滚蒸汽白雾，发出粗犷洪亮的汽笛声，我们就知道它是要开动了。一次，头儿谭子杰略有所思地冒出一句话：“总有一天我要坐上火车去很远的地方。”顿时，我心中好一阵躁动，只觉得眼前的天地开阔了许多，阴郁的神情豁然晴朗得万里无云。

在那个飞扬跋扈的少年时光里，我们一如既往地逃学，洒

脱不羁地成长，懵懂、单纯、执着、无所顾忌。爱摊开地图用手指在上面画来画去，告诉自己以后要到这里，还要去那里。

总算熬到了初中毕业，当时因家庭出身不好，谭子杰他们小学没念完就辍学了。而我呢，父亲找到远在百里外的春元中学当校长的老战友，我才得以继续上学，那是一所名扬四方的老校。于是，我就真的开始坐上火车去了远方。

记得当时去学校的车票是八角钱，凭学生证可减半，那是个无愧于贫穷、落魄这些词语的年代，为能经常回家，为能省下极有限的银两，在火车上就有了许多花样辈出的逃票招数，比如：

几个同学合用一张车票巧妙地转手，以应付查票；
钻进厕所或座位底下躲过查票；
要不，干脆谎称车票丢失。

虽然也有侥幸过关的时候，但多数情况是被鹰犬般的列车员查出。那时是没有法制意识可言的，我们常常受到极端轻蔑的搜身，搜到钱就补票并被罚款，搜不到就在下一个车站被强行赶下车。

一个初冬的晚上，我被中途赶下车后，爬上了一辆开往学校方向的货车。不料，学校所在地是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车站，每天仅有一趟慢车停靠，火车一路滔滔把我载到了离校六十多里远的湘乡车站。

途中，我开始害怕起来，甚至连舍身跳车的念头都有了。下车后，望着眼前陌生的黑茫茫一片，我感觉到透彻肺腑的寒冷。在这举目无亲的异乡，在这孤苦无援的冬夜，我突然就领悟到什么叫寂寞、苦难和绝望。此时，我任由清泪长流，我把

脚步迈得无比坚强。

当我终于在第二天下午回到学校后，因饥饿、因疲累，我死去活来地大病一场。躺在阴暗拥挤的宿舍破床上，茫然无助地盯着天花板发呆，大概就在那一刻起，我突然觉得自己开始长大了，我用滴血的心向自己发誓：今生今世我要混出个人模狗样来，再不去逃票，要堂堂正正、理直气壮地去坐车。

在这个既让我满心愉悦又饱受磨难的火车上，我曾有过美好回忆的艳遇，也有过面色尴尬的相逢。

艳遇总有千篇一律的雷同，我会在以后的文字中详细述说，而有些尴尬的相逢，我又很不应该讲出来，为满足诸位读者的好奇心，我还是极不情愿地简略说其中一次吧。

那是一个仲夏的深夜，车厢照例很拥挤，人就显得疲惫且睡意难耐，车过娄底站不久，朦朦胧胧中感觉有人在触动我的膝盖，便勉强睁开睡眼，不禁倒吸一口气，只见一个熟悉的身影，他正在翻扒对面座位乘客的口袋，“哎，潭子杰……”剩下的话语被我牙关一紧生生咬断在嘴里，他恼怒地扭头瞪我一眼，一怔后，他勉强挤出一一种比哭还难看的笑相，向我点点头算是招呼过了，然后装作若无其事地走开。我清楚地记得，他的身后跟着厥再兵。

后来听说，他们俩常在这趟火车上以此谋生，干这一行总有失手的时候，总有遭受极难承受的痛打的时候，并因此而几次在高墙内度过漫长岁月。

十年前，他俩再次走出高墙时，我约其在茶楼小聚，并尽我所能给予一点资助，劝他俩改变谋生的方式。现在，他俩仍穿梭于火车上，只是，如今早已今非昔比，有软卧绝不屈身硬

卧。如果连座位也没有，就改乘飞机，挖空心思倒腾着诸如建材、煤炭与矿石等乱七八糟的玩意，终日里天南地北一顿乱跑。

我突然就想起，谭子杰曾说过：“以后要坐火车去很远的地方。”

看来，只要胸中有志，再远的路也阻挡不了跋涉的脚步。

后来，当我真正地长大了，为生计为前程，我一次又一次登上火车远行。在不断的离开和不断的返回中，火车、铁轨、木质的枕木、青灰的垫石、浓烈的蒸汽、洪亮的汽笛，这些撩人心脾的景物常勾起我对生命的感怀，也注定与我生命里盲目的激情有关，与流逝的岁月有关。

每次远行归来，我在家乡熟悉的站台上，总感到既疲乏又温暖，心中的神往与期待、迷茫与思念，经过无数个白天黑夜的淤积，终于可以卸在了这个久违的车站。

而每次在站台上为亲人好友送行，当火车喷出浓浓白雾，拉响震耳汽笛，于是，生命的短促和人的命运，就都融浸在这片刻的招呼和道别声中了。

我想：只有蒸汽机火车的原始和朴素，才能把远行和离别渲染得那么隆重。

据说，世界上最后一条正式的蒸汽机干线——内蒙古集通铁路，于2005年停止运行，从此，这个被称为“钢铁巨人”的蒸汽机火车便成为一个时代的背影，与我们渐行渐远。

于是，留给我们的就只有怀想了。

不过，能拥有这些怀想，已经足够了。

蓝田往事

这个初夏的午后，阳光温润而又和煦，天气好得无可挑剔，在这样的天气里，是应该写点什么的。

多年里，我无论遭遇如何，都没有离开过对往事的回溯，而这些过往，都和我所居住的小城蓝田有关，我的文字，也总是以这些作为支撑。

今天，我想写的依旧是这座小城，可是，当我终于要动笔时，又不知该写些什么为好。思索良久，心底里冒出的一句话竟然是：这个时代尘土飞扬。

说起来，我应该算是这里的老土著，这里是我的摇篮，也将是我的坟墓，我把一辈子，这仅有的一辈子全部交给了它。年少时，曾在城东的水晶阁河对岸、城南的民主街星桥旁、城西的柳家湾松柏园、城北的县衙所在地李园和城中央的腰桥边等地居住过。

多少年过去了，今天，当我再端详这座小城时，满眼的嘈杂纷乱花里胡哨，总有一种陌生的不顺眼的感觉，许多的建筑叫不出名字，更别说居住在这里的人和事了。要知道，孩童时，我连这里窜过的猫狗和飞翔的鸟儿都认识。

在历史的长卷里，一座小城的变迁，很容易就会被那些泛黄的典籍所遗忘，一张纸翻过去，一千年就过去了。

屈指一数，这座小城已很有些年头了，远在春秋战国时就有人在此聚居。

至明万历初年，锺家坳（现火车站东侧）便有经商的小店铺。

清嘉庆县志记载：蓝田城“溪环绶带，曲列锦屏，两岸间阎扑地，楼阁凌霄，商客骚人，往来云集”。

清光绪八年，锡矿山正式开采，锑砂从这里船运至湘潭、长沙、汉口，而矿山所需生活物资则由这里转供。为方便经营运输，沿河两岸店铺作坊日渐增多，形成两条各三华里的长街，故有“先有锺家铺，后有蓝田城”之说。

而真正让人开始记住这个地方的时候，是一大帮人的到来。1938年抗战初期，从省城长沙同时迁来六所中学、三所大学，不足八千人的小城猛增至四万多人，大学问家钱钟书、茅以升等人也混杂其中。三年后，一个叫梁汉化的人，在常德大会战时，与倭寇一场异常激烈的厮杀中伤了一条腿后，拍打干净满身的火药硝烟气味，回故里接管了镇公所的钥匙。他拄着一根文明棍，戴着一顶瓜皮帽，领着几个扛汉阳造步枪的团丁，疏通河道，整治街巷，在他的任期内，城里干净整洁，秩序井然，夜不闭户，路不拾遗。

我记事伊始，蓝田城里的大街小巷全是长条青石板铺就，由于年代久远，凹凸不平的路面青幽发亮，最适宜草鞋、布鞋的踩踏，或光着脚丫奔跑。

涟水河穿城而过，沿岸是错落有致的吊脚楼，河面有两座